五種遺規

在宮法戒錄卷之三

桂林陳宏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搢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法錄下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吏補萬年法曹。高祖武德初。上書言事。至誠慷慨。據義懇切。絕無所諱。帝大悅。以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後累遷大理卿。出為陝州刺史。致仕。始伏伽拜侍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於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問。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伏伽與張元素在

隋時皆為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官立所来。深自羞汗。

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唐書

以小吏得識職能于上前慷慨論事不畏逆鱗明
為吏時必能主持公道扶植善類不肯顛倒曲直
陷人于罪署者也及贓膺竊命喜色不形廣坐陳
說往事不以小吏為諱由其胸襟遠大自立不苟
惟覺吏以入重而
人不以吏輕耳

張元素蒲州虞鄉人。仕隋以令史為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也。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釋之。入唐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帝稱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中。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

書極諫。帝即詔罷役。賜縑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累遷右庶子。後以鄧州刺史致仕卒。同上

張公見執于賊。而邑人、曰無殺清吏。曰善人解曹其廉而且惠。有以深都造洛陽宮殿。是舉也極諫止之。所全不少。宜言也。吏苟能不貪財賄其生得志。可澤及于人。吏亦何憚而不為此耶。

號泣請代。至千餘人。其言讀則其自令史以及為戶入人心可知矣。至于章東勞民傷財不可勝計元書乎觀鄭公數其為仁人之有恩及人則患難可以全

湛賁為郡吏。其妻與彭伉之妻兄弟也。伉登第。妻族賀之。坐上皆名士。獨飯賁于後閣。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後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為湛郎橋。語林

湛責亦所稱有志之士。故能因一坐之屈而悔憤。發憤至于登第也。最可笑者。彭伉與湛本屬戚誼。乃因其為郡吏而偏嫚之。繼聞湛第。至于失聲墜驢。何其鄙陋無識一至于此。是可以戒世之輕薄吏胥者。更可以勵吏胥之能自立者。

柳玭謫授瀘州郡守。渝州有牟磨（音如春）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柳獎飾甚勤。子弟以為太過。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獨能好文。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譽。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智囊）

人之聰明者。不超于正。則入于邪。以押衙之子粗知大義。必獎進之。以冀盜風之漸減。況府吏胥徒。類多機警而知文者為之。如能誘之以道義。使踐于良善。公門中多一行善之人。即少一作奸之蠹。豈不美與。吏之知文者。慎無輕自棄也。

陽城字亢宗夏縣人少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後為諫議大夫以直言貶官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時賦稅不登觀察使遣判官督賦甚急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遂自繫獄判官大驚去

欲直之識人矣不惜
唐書竊言索見心若可

讀官書而求為吏其好學何如者為諫官則為刺史則恤民皆從讀書明理中來令吏胥通文理者公事之暇盡可披覽卷帙以長其即或不能讀書而官衙所事凡關典章制度風俗者胥一處心講求其有裨于貧用不少視為附勢營利之數則壞心術而辱身命豈

裴晉公為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為

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三。國史補

一 裴公一代名臣，其傷而不死，雖有鬼神呵護，亦賴隸人之捍刃不顧也。士大夫身膺顯爵，泯沒無聞者何可勝數。王義一廝養之卒，享相親祭之，進士爭傳之。身後之榮若此，人之顯晦寧在勢位哉。

王藻，潼川人。為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之，因遣婢覘猪蹄十觔，及歸，紿云送三十觔。藻怒，酷掠之。婢不勝痛，誣服，遂杖逐之。妻告之故，因曰：君日持錢歸，我謂必鬻獄而得，姑以婢事試之。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切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杻追求只為金，轉增寃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

棄家學道。後賜號保和真人。臣鑒録

敖下屠刀。立地成佛。其人根器固好。亦賴賢內助之善于點化也。世有昧心取利。剜他人之肉以供妻子之歡。而妻子亦且喜其夫之善于攢取。其閨安能也。豈知其所從来有大不忍言者哉。

汴州白岑。有發背方甚驗。自云得之神授。每治一疾。必索厚酬。有驛吏張好古。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療疾不效。後岑為虎所食。有一小囊遺於路。適好古奉差過此。拾得之。真方在焉。始知向日之假也。

言行粟藥、好古為吏。肯出重價買藥方以救人。則亦公門中之好善者也。至于白岑以一藥方而得重價。尚以假方給之。貪饕無饜。虎噬之報。亦云巧矣。囊遺真方。所以報好古也。好古由此可以救人矣。忍人有不得已之急難。到官時。求主吏秉公一言。剖白周金。不曾病者之求方。乃或受其財而不告以實。其

人之飲恨何如。怨亦不免虎噬之報也。

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被殺于家。但失其首。奔告妻族。妻族以婿殺女。訟于郡守。刑掠既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使君曰。人命至重。須緩而窮之。且為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為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今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請為更讞。使君許之。從事乃遷此繫於別室。仍給酒食。然後遍勘在城仵作行人。令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于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于墻上舁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

果得一婦人首。令訴者驗認。則云非是。遂收豪家鞫之。豪家款伏。乃是與婦私奸。殺一奶子函首而棄之。以婦衣衣奶子身屍而易婦以歸。畜于私室。其獄遂白。

智囊

凡獄。官司或難驟明。從事者從旁推勘。其疑似處實。無不悉知。第惡以賄託之有無為出入耳。此獄情事甚幻。從事一片公心。為之推究。卒能昭雪。奇冤。豈非千古一大快事。識念人命之至重。仁也。知案情之非實。偏訪件作行人而得其首。智也。不阿順本官。而救其枉斷之失。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求之上大夫。有不可多得者。使君亦何辜而獲此也。惜其名姓不著耳。

嚴求徵時。為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爲念。及求登公輔。宰殁既久。其子候謁。嚴門。嚴贈擔

石束帛。復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間。謝之曰非陽翟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為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卿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南唐近事

故官之子。薦一官而厚贈之。不負所託。已屬高情至謝其請謁。尤不欲以德自居也。具此識量。自是公輔之器。豈有埋沒于掾屬者耶。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漢祖起晉陽。史洪肇時為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洪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洪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洪肇素厚善。即位。訪求洪肇親舊得

崇矩。謂之曰。吾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奬王室。史公卒。羅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故吏也。爲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財産。悉以付福。周祖嘉之。宋初屢以軍功歷官至樞密使。卒贈太尉。謚元靖。宋史

崇矩爲都校之吏。都校羅禍。麾下士卒去之惟恐不速。獨崇矩始終以之。至身貴顯。都校子孫均已式微。猶能撫恤之。厚禮之。不背忘負。亦絕無纖忌。不獨忠義所積。其識見有大過人者。宜其攀鱗附翼。爲宋元勲也。

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成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澧州。吏多緣簿書乾沒爲姦。恕盡擿發其弊。以强幹聞。爲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

旨。恕曰。古者兵出于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事。皆以募致。衣食仰給鄉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拜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嘉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御史將立茶法。恕使商人各條利害。列為三等。曰下等固滅裂無足論。上等計利刻深。此商賈之事。惟取中等無濟公私。稍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著法。財貨流通。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命條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因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後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遂故封禪之事。知貢舉。薦王曾為首。以疾求解任。薦寇準自代。準為三司使。檢恕前後興革事彙成一冊。及

鐫其舊榜詣恕第判押。自是計使迭循其舊貫卒職吏部尚書。恕多識典故。精于吏理。前後掌計柄十餘年。人莫敢干以私云。南昌府志恕為縣吏。折節讀書。成進士。則凡緣事縣庭之時。無非讀書有得之地。即事即學。已與尋常為吏不同。吏與尋常讀書不同矣。觀其歷任。除簿書之姦弊。論兵農之相資。雖有心。計而參決。惟取中等之同民利也。隸司府庫而奉詔。不言充實。沃君心也。舉篤皆一代之名賢。與草為三司之法式。有體有用。宜古宜今。非為吏而兼讀書。焉能如此。人毋謂吏可不讀書。而讀書無裨于吏也。

鄭惟則。熙寧初為郡主庫吏。家苦貧。夜夢道士告曰。明日交官錢處有異寶。汝能得之。後必致富。清晨。惟則如其告而陰察焉。有古五銖錢。極細薄。自衆錢間滾出。圓轉不已。惟則輒以大錢易而藏之歸。自此家

日多財。晚年遂為富室。建昌府志

為主庫吏而其家苦貧。必能奉公守法。絲毫不染者也。故神靈默佑。使之自然饒富。吏之不苟求。不妄取者。斷無終于貧之不能自存之理。觀此則奉公守法之吏。蓋有恃而無恐矣。

李處厚知廬州慎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胾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吏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夢溪筆談

此老吏事非切己。肯獻驗傷秘法。使冤者得伸。其存心厚矣。其嘗職役者。何可不細心體察。或從中得賄。混行捏報耶。

相府書吏張日新。嘉定初主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圖

勢漸尊兵威已振。日新詩在學士院為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家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隣國不當素以為弱也。衛王是其說遂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吏胥亦有識義理者文字之不可不檢點如此。癸辛雜識

一字推敲深關國體其識見高下王堂學上矣。甚哉吏之不可不學也。

黃鏞充泉州解試官。校文日。有一卷點落。晝寐忽夢一老嫗。言其夫曾為州司推款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上帝敕吾孫當預鄉薦。令其卷已擕在案上矣。早起卷果在案。弔後二場看。則論果可取。因取充數。及揭曉視之。亦甚平平也。旭吉錄

能于無辜者死裏求生則應戮者自當失而復得此天人感應之理非故神其說也

御史臺有老隷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失即直其梃臺中以梃為賢否之驗范諷一日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更呼之叮嚀告戒顧老隷梃直怪而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諷甚愧服智囊

此隷具骨鯁之姿而所言又深知大體諸御史之嚴師益友也安得以輿臺目之惜不記其姓名也

姚時可為獄吏有張邦昌之族弟某坐謀逆黨被逮與其家屬同入獄中張囑姚曰吾自分必死有藏金在其室中君往取之煩為客營毒藥十餘服俟命下

即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託君。姚慰之曰。朝廷仁政尚寬。當為公探消息。果不可免。徐為此計。未晚。後張竟以不與謀獲免。張感其全護之恩。以百金餽之。拒不受。是時姚未生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有名譽。廷家。一謙。相繼登第。廷昂。一夔。悉為名士。人生必讀書為胥吏者。遇此等事。未有不喜。為奇貨可居。得遂所欲矣。方且甚其詞以恐嚇之。神其說以慫遏之。孰肯好言寬慰委曲護持卒全一家之命力却百金之酬由其滿腔中全是救人危難之誠心不豫一毫私意。不涉半點牽强者也。人服之。天佑之。于孫之多而且賢也。宜哉。

梵公。宋時為邑皂隷。邑令刑峻。杖責血流方止。公用葱貯血匿杖中。杖易見血。受杖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梵公亦遂置皂

隸不為。修煉山中。後為大神。同上

皂隸以誠朴為役。其術不仁甚矣。然苟心存救濟。其陰德反多于尋常之人。謂必擇術而後可以為善耶。竟不肯為善耳。

王贇。澶淵人。為檢校吏。遷本州馬步軍都虞候。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決囚。贇辨析中理。問之。知其嘗事學問。即著右職。旋領河北諸度使。五代以來。姑息藩鎮。有司不敢繩以法。贇所在發姦伏。無所畏忌。振舉綱領。號為稱職。宋史

史論曰。王贇奮跡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禦。皆由其學問之有素也。孰謂吏胥不當學問哉。

何比干。字少卿。宋時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為汝

陰獄吏。每慇敵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為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寃囚。人稱為何父。政和間家居有老嫗來避雨。于懷中出一莢凡九百餘葉。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騭。又治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如老嫗所言。丹桂籍

以經明行修之人而為獄吏。又通律法必有求生不得然後死之之意。與非理縱會者有別宜邑宰之見信而全活者多也。為吏且然。及為縣尉矜恤平反者豈可勝道。奕世簪纓之報。理也。執讀獄中非造福之地。吏胥非行善之人耶。

一

張慶。汴人。為省司獄。矜慎自持。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罹于法。甚屬可矜。況我輩以司獄

為職若不加矜恤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因有受枉者為之緩詞請釋獄中多獲保全。亦重囚就戮為之齋戒誦經一月。一日妻病已殁復甦。慶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六子皆顯人生必讀書

漢周勃繫獄嘆曰吾嘗將十萬軍安知獄吏之貴又司馬遷云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可見人列獄關生死之權半操于獄吏此地可矜恤保護陰德最大張君矜恤獄囚無微不至全生者緩詞請釋已死者齋心誦禱獄地有此生能實多後之夫婦壽考子孫衍慶夫豈偶然凡吏卒有管囚之責者不可不學其居心行事也。

嘉善支立之父為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支哀之欲求其生。因語妻曰。支公嘉意明日延至家汝以身事之。彼或有意則我可生也。妻從而聽命。及至家妻

自出勸酒，具告夫意。支堅却之。終為盡力平反，因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何無子？吾有弱女，願為箕帚妾。此禮之可通者。支為備禮聘納之。生卒弱冠中尉，官至翰林。立生高，生祿，皆貢為學博。祿生大倫，登第。迪吉錄：見無辜而惻然動念，人或有之。至于堅拒其妻，不乗危以敗節，此心真可對天地而質鬼神矣。若無此一點皦皦之誠，則後之納女為妾，心跡何以自明？而天之所以報之者，又豈能如是之厚耶。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宋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亡百餘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

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為項鵝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合。會賊盡銳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祭之。宋史

一禁卒耳。忠義所結。可以捍衛一方。其平日之見利思義。積德行仁。已可槩見。宜其廟食百世也。

蕭資為文丞相天祥幕下書史。丞相起兵。資於患難中扶持甚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閤門路鈐轄。資性和厚。臨機應變。輯睦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陽移屯。與大兵遇。死之。宋史

信國為忠臣。蕭君為義士。至今同列史傳。千載下皆知有書史蕭資其人。豈不亦為書史生色耶。

張養浩自幼有行義。勤學業。元時由臺省掾為堂邑

尹。毀淫祠三十餘。仁宗延祐初。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毋勞謝也。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禾黍自生。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少怠。封濱國公。謚文忠。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予引拜南臺御史。

臣鑒錄

由臺掾而為尹。而能毀淫祠。卻請謁。其公忠直亮可以告天地。質鬼神。至于夜宿于公。晝出賑饑。無少怠。其迫切為民又如此。此所以有禱輒應也。

處士蕭𣂏音拘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吏。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元史

府吏之于當道。多趨迎之。恐後。乃以語不合而引退。其志趣過人遠矣。三十年力學。使盜賊聞名而畏之。當非偶然。使當道能用其言。留之府曹中。人之感而為善者豈少哉。

許衡。號魯齋。當元時徭役繁廹。其舅氏適典縣吏。魯齋從授吏事。恭摭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魯齋代舅氏分辦。因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先生代為應對。及還。歎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讀書

魯齋先生。繼孔孟之傳。倡明正學。鄙襲腐庸。乃其少時亦嘗從授吏事。人固不可以流品限也。顧其參摭名義。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以平執政之怒。于群吏中。早已鶴立雞群矣。太息一言。純是萬物一體之心。後來希聖根基。已具于此。凡百吏胥中。當自問有此心否。有則宜提醒之。推廣之。毋使為利欲所漸藏也。

黃翊字孟翔。新建人。通春秋。工屬文。元末棄舉業為廬陵郡掾。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于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叱立不少動。已而卒如翊言。安城土豪暴甚。州縣畏之。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憎翊木強。倔强也。嗾使行。豪樹柵自固。翊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翊叱曰。汝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及。但汝

足稍前即劉汝賜矣翊曰汝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臧族耶少年色動翊挺身呼而入曰汝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翊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求解且誘以重賂翊佯諾之與俱來寘諸法人見翊咸戟手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間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吏皆散走翊獨立孔子廟堂盜獲之知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翊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耶盜怒反接于樹紒紫樹也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刃礪頸曰從則祿不從則血涴吾刃矣翊大罵甚于初賊砍首而去宋學士景濂為作弔忠文

南昌府志

事有違礙，輒與上官力爭，必如其言而後已。惟其理之直也。眾人置之死地，而毅然竟行，制豪惡如犬豕。惟其氣之壯也。骨鯁本于性生，忠義葕于平日。卒之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大節皎然，爭光日月。當日之二千石長吏，對此能不愧死。

徐熙為成都吏。運使李之純，專掩骼埋胔，積至千萬。熙共勤宣力。有金華街王生，死而復甦，述見冥官云：上帝鑒李之純德，葬枯骨，注充顯仕。徐熙襄力著勞，與一子及第。後李三任御史中丞，熙子果及第。

感應事實

官司行一善事，率皆藉資于吏者也。當時李運使之吏甚多，肯宣力此舉者，獨徐，則徐亦有心人也。為吏者無日不欲為官宣力，但狐假虎威，營私害公，適足以買禍受殃也。何不留意于此等事，為積福積德之計耶。

吉州城內徐姓，遣婢送金釵還人，婢插頭上，中途墜

地城卒李姓拾之。因隨婢行，觀其所之。婢入人家倉皇，即出至江邊，欲投水。李急呵而問之。婢曰：主母性酷，適命送釵還人，中途墜失，必遭箠豔，不如先死。卒還其釵，婢感謝。後婢嫁極林渡村民為妻。一日，卒將登渡，婢力挽到家，沽酒款之。忽聞渡口喧噪，出視之，渡舟溺人俱死。李卒以留故得全。感應事實

一守城窮卒耳，拾釵不取，復尾隨而還之，原有一段扶危濟困之心，不僅于見利不取而已。若李止于失金之所，坐待來索，而婢又不知釵失何處尋，命之亡也久矣。其後款留酒食，不過尋常之報焚，竟成拯溺之大德，為善之報抑何乃耶？莫謂窮後中無善人也。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許，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

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欸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里長急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負歸以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持金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讓。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言行彙纂

胥役持帖下鄉。百端苛索。雞犬不寧。豈知貧人之苦。至有求生不得者乎。若不因索飯唱破。傾而埋之。一家命盡。里長亦將受累矣。里長中多有與胥役朋比為奸。朘民財物。獨此里長憐貧救死。民

凌由瞻以久爲里長因非常人。而鄉民雖極貧。不肯昧金。亦屬難得。故兩人皆化災為福也。

李質字文彬。德慶人。少為吏。天資穎悟。器度宏偉。博習經史。明體達用。況淨府掾中。日以澤物為己任。元末中原擾攘。質起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藏。推質守之。質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一路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刻剝殘忍。質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家富饒。急于賑施。貧者咸有所仰。及太祖定鼎金陵。質遂散麾下。全城歸附。上嘉其忠誠。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轉都督斷事。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陞刑部尚書。尤慎於刑獄。盡

哀憐之情。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恤民隱。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五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嘗因乞歸省墓。上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諸臣宴餞漓江之滸。人莫不以為榮。掾曾名臣錄當鼎沸魚爛之口。而能捍衛鄉里。寬仁好施。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歸朝後。所居稱職。勳績燦然。何莫非浮沉府掾時所講明而切究者哉。

單安仁。字德夫。鳳陽人。少為府吏。晝夜以洗冤澤物為事。元末江淮兵亂。安仁集義兵保鄉里。時群雄四起。安仁歎曰。此輩皆為人驅除耳。王者之興。當自有別。及聞太祖定集慶。乃曰。此誠是已。率衆歸附。太祖

悦。命守鎮江。嚴飭軍伍。敵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張士誠。太祖知安仁忠謹。弗疑也。久之。遷浙江副使。悍帥横斂民。名曰寨糧。安仁置于法。進按察使。入為將作卿。尋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家。居常奏請濬儀真南壩。至朴樹灣。以便官民輸輓。疏轉運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淺。移瓜州倉厫。置楊子橋西。免大江風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五。同上

凡開國時。率衆款附之人。能始終保全者少矣。此獨以功名善終。固由其忠謹所守。亦向日洗冤澤物之報也。

王愷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應公府之辟。為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太祖取江南兵臨當塗。名至幕府。命為掾。參決戎事。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民新附。杌隉不安。愷撫慰之。始定。陞左右司都事。遇事善于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積功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墾廢田。兵食並足。威信大行。民饑疫則出倉粟以賑。脩惠濟局。居藥以治病者。所生全不可勝數。學校廢于兵。愷為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亦為新之。退食之暇。集薦紳之徒。劘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後發

帥劉震等為亂。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義當死。寧能從賊反邪。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上親為文祭奠。贈當塗縣男。

同上天下甫定。汲汲以招撫流亡。薦賢興學為事。可謂深知治本者矣。功業既就。忽為亂賊所戕。從容赴義。視死如歸。有決策定亂之功。自有生榮死哀之報。孰非從府史中講求得來者耶。

王堂。字維政。紹興諸暨人。七歲能賦詩。讀書日記千言。終身不忘。洪武初。堂父以元故官。謫濠梁。堂侍行躬勤孝養。後奉父還鄉。辛苦闢草萊治田廬。有詔發兵民築沿海城邑。令推堂為吏。堂就役。撫馭規畫悉

有條理。民不困而事先集。吏之率兵民者。多効法焉。有司以賢良舉巽堂至京。因奉命使蜀。還奏稱旨。得疾歸。時太康王師魯為浙江布政使。所用簿書吏。必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采輿論。舉巽堂為掾。凡所言與行。皆愜王公之意。被檄督賦嘉興。有推官不職。不為堂所禮。銜之。推官後坐賄。下京獄。誣詞連堂。逮至。誣竟直。未出京。病卒。以子珏貴。贈翰林院脩撰。堂自少負邁往之志。操執剛正。議論高明。素欲有所見于世未及大施用。衆咸以為宜有子云。同上

一吏之微。能撫馭兵民。指揮如意。固其才識幹練亦誠意足以相孚也。雖以掾終。未竟其用。而後嗣貴顯。名列清華。所謂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者耶。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為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市蘆葦且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惆亡以絹帛瓦罐遺其家者。敏懸于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眾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胡惟庸謀反事覺。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同上

人所遺之絹帛瓦器。官所給之婦女。似于義可受而劉君獨一無所取。寧甘刻苦自勵。古人所謂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何多讓焉。後之免禍患而膺通顯。實基于此。

萬鋼字仕堅。南昌人。少曾為吏。洪武中。應聰明正直薦。高皇帝問曰。天下何人決活。諸選人對皆不稱。鋼

從容對曰。畏法度的快活。上曰。朕改一字。守法度的快活。即授廣平府同知。有惠政。鑿石改道。右上有文曰萬鋼改路南行。人咸異之。廣平民為之立祠。

畏法度纔肯守法度
日遠魂夢常寧誰所
極鑾境界耶鋼自幼
有一嵛體驗故能為
祖改一守字覺漸近
也公門中無不知法
常常下犯律有知法
耳試看不畏法度者
良一且破敗刑辱立
動無非驚悸有不長
三復斯言常從一點
畏心去尋樂境也

南昌
府志
能守法度則理得心安灾害
謂半夜敲門不吃驚者莊非
從事公門于天理王法賞在
此語寳千古不易之論明太
自然要其吃緊處全在畏宇
度之人止因不畏法度遂垦
加等之文無非使其知所畏
貪一時之微利長一己之天
至即使倖免旦冬而風吹草
懷戚戚者乎吾願為吏香者

洪武永樂間。蘇郡有人。為嘉定縣吏。其鄉人以事註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自郡守下至縣首

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既直。汝第公庭實對。決無枉理。後果獲昭雪。鄉人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堅辭。鄉人不肯持去。吏乃曰。吾為鄉曲故。為君受一斛。其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粟奉還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令以還母。近古錄

有理之訟。一入衙門。吏胥方故為恐嚇。或用以為功。或探官長之意。以神其指攬需索之計。此衙門入慣技也。茲獨閒心見誠。勸其以實具對。又慰以官長必無枉理。如此舉止。何等光明正大。惟其事前絶無所為。故事後亦堅不受謝。益治終一點主持公道之良心。且衙門中得如此者數人。恐懦之受害者少矣。吏胥之造福者亦多矣。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為門卒。守金川門。靖難

兵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為安節先生。藏書

龔生身為門卒。非有朝廷知遇之感。非有股肱一體之義。城門一慟。殆發于天性之所不容已也。其後兩薦不起。高隱終身。孰謂下卒中無節義之士哉。

李友直字居正。保定清苑人。為北平布政司掾史。成祖初奉藩燕國。建文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于是擢張昺為北平布政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友直密聞于成祖。靖難兵起。遂擢用焉。友直質樸直亮。知無不言。甚見嘉獎。日益信任。出理餉運。入嚴城守。舉以命之。初授北平

布政司右參議。後累陞工部尚書。為人坦夷闓敏。雖不與物競。而持己正直。亦不屈於物。有恤人之心。施濟弗悋。與人言必歸于忠厚。有之官往辭者。必勉以愛民之政。據會名臣錄

當燕藩未有釁端。而守臣推求細故。持為不利。文直之以實告。亦見其公正也。至于坦懷接物。不激不隨。官必勉以愛民。言必歸于忠厚。非獨優于材。而且豐于德矣。

徐晞字孟晞。江陰人。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起家。累遷至兵部郎中。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為動。後主事殁。晞為

棺殮送歸。正統初。授兵部右侍郎。鎮涼州。莊浪諸要害地。遷南京戶部左侍郎。會征麓川。晞往督餽餉。凱還。以功陞兵部尚書。卒。晞謙德有容。處事惟慎。士論以此多之。子訥。舉賢良。終尚寶司丞。訥子世英。以薦授中書舍人。累官南京通政司左通政。同上

救人而拒非禮之餽。方是真能救人。容人而旋不報之恩。方是真能容人。即此二事便見大臣風度。斷非凡瑣之器也。人欲有所樹立。當先從品行端方。居心長厚始矣。

況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為吏。以薦授主事。遷郎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為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猾竊恣識之。吏喜。謂太守易欺。三日。

召詰之曰。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辯。命引出六人。即庭下擲殺之。郡中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敢犯。乃稀別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衙卒之爲豪橫者。又籍民善惡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咸禁大行。疏減重賦官田。募民開墾荒田以抵糧額。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舡五百艘。辯誣軍。修河港。凡所論列。悉允施行。民困盡甦。逃移復籍。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狡。撫善良。至

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卒于官。吏民聚哭。為立祠焉。上聞

為胥吏者。一有輕視其官長之心。便作姦犯法靡所不乎。況公所為懲一以警百也。數人雖懲而人知畏法。所保全者多矣。跡其摘發奸伏。設立條發緊簡得宜。赦善罰惡。勸懲悉當。藏煩重之賦而民雖困累立收釋之法。而吏無侵蠹。要皆為吏時熟悉利弊。見之真。故行之力也。至今江南人猶稱為況請天婦人稚子無不知之。設專祠于擧宮之內。春秋致祭。其遺愛在人如北。

黃于感。名軫。以字行。江西進賢人。少為吏員。以薦署屯田主事。改長洲縣丞。涖政勤敏。省刑罰。陞刑科給事中。遷刑部員外郎。吳淞大湧塞。夏二尚書交薦擢松江知府。首蠲秋稅。出廩給賑。請收古錢而罷鑄役。

請免解京繕造材。民賴以蘇。在郡廉能明斷。治松者皆莫能及。以喪去官。松民乞留。巡撫胡槩以聞。上謂蹇尚書曰。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人心如此。從之。後以詿誤謫戍邊。民復請得宥還職。久之卒郡中。至今祠祀焉。南昌府志

觀黃公為政。省刑罰。藹秋稅。出廩賑給。請罷鑄役。免解京材。種種皆及民善政。良由為吏時日摯民開苦累無過于此。故一廉出守。行而宜之。民受其惠也。黃與況同。為江西吏員。蘇州松江。同為江南劇郡。號稱難治。二公治行冠絕前後。至今皆有祠祀。誠千秋佳話哉。

平思忠。吳江人。初為縣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時帝方事招懷。主客務方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獄。北使

入貢他任主客者多不稱旨。震因以思忠為言。即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楊弘為陝西布政。欲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參政。未幾為人所誣譖戍北邊。會市馬西域。詔釋其戍。給冠帶使夷蕃諸國而還。後卒于家。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掾曹名臣錄

平君為人。大率清剛耿介。不逐時趨者。故入仕後再起再廢。不能一日安于朝。至其退居里門。雖與太守有布衣之舊。亦復遠嫌自重。此等人。爵祿不足以動其心。況公門中非義之財哉。

鄭宇廣西府吏。凡鎮帥初至。土官率饋獻為故事。帥

受之。即為所持。征蠻將軍山雲始至。聞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却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牢嘗逮事征夷將軍韓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白。牢為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明史

官衙中于不應受之饋獻。因恐人之自疑而亦受之者。大抵皆黷貨者污于借詞之故智也。牢以潔衣為喻。而斷之以天子之法。可謂要言不煩矣。具此卓識。平日所以自律者可知。更能存心救人。遇咸嚴好殺之師。而由行具保全民命之亡。其功德尤無量也。雖以隸終。而名標青史。流芳百世。食報不已厚乎。

楊衍夔州吏。予椿年二十四。大魁天下。太守命甸解職。甸曰。念甸為吏四十年。家無餘貲。惟留下三箇慳囊。乞取來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中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太守問故。曰每論獄囚。遇有入輕為重者。從死罪請改流罪。即投一大錢。從流罪請改杖罪。即投一中樣錢。從杖罪改笞便投一小錢。今日甸男中天下鄉魁。皆此慳囊所積也。尚敢舍公門而自放逸哉。感應篇注

按獄問罪。主張原在官司。然承行之吏。苟肯志心體究。亦可以助官司所不及。察楊公為吏。將所平反罪因。逐一登記。足知其四十年中。孜孜汲汲。以此為事。苟可矜全。不惜心力。故能積至一萬數千之多。名曰慳囊。所得多矣。彼同時之吏。必有舞文骩法。谿刻是尚者。錢財雖可飽橐。罪孽擢髮難數

與此慳囊直是人思點頭。豈止禍福分途而已耶。

楊時習江西豐城人。初為吏。後為大理卿虞謙屬官。仁廟時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于朝班數奏為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漏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寺少卿而陞時習為卿。其後大學士楊士奇奏對言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先漏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懼不安。士奇又言謙歷事三朝頗為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亦悔之。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乃復虞謙大理卿。授時習交阯按察使。時稱

居官盡心王室。交人黎季犛官京師。求歸祭掃。時習知其將為變。連疏請留之。不得。後果叛。同事者皆署降狀。時習獨不屈。懷印歸朝。至則已籍其家矣。及檢得前疏。乃復官。臣棣曾錄名

虞謙奏事忤旨。而時習以之得卿。所謂不虞之譽也。在常情方居之不疑。而時習懼不安。且自明其實。無先濕之言。即此見其舉止光明。居心廉退矣。至于無識變幾先克全晚節。其卓見尤不易及耳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江西新建人。本謝姓。初為衛吏宣德間。授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時衛官卒橫甚。輒笞殺府隸。得仁按奏。置之辟。中官入閩索府縣金。得仁遽欲上聞。其人踉蹌而去。秩滿當還。軍民數千人乞留。詔增秩再任。旋擢本府推官。數辨冤

獄。卻饋遺。政績益著。涉仁賊陳政景反。得仁與守將擊敗之。擒政景等八十四人。諸將議窮搜。得仁恐濫及無辜。下令招撫。辨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民多自拔歸。俄遘疾。衆欲與歸。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汀人哀慟。以祠祀請。從之。賜額曰忠愛之祠。子一夔。天順四年狀元。奏復謝姓。累官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同上

史吏員而為經歷。官卑職小。絶無依傍。乃能執法不回。使橫介伏莽中。官俟聽非。識力堅定。未易及此。追奮力行開。而處處以救人為念。全活甚衆。此其仁心為質。又非徒以張幹為能者也。事身後之業。而篤子孫之慶。宜哉。

熊尚初南昌人。宣德間。初為吏。以才薦授都察院都事轉經歷。正統末。陞泉州知府。剛方廉謹有善政。會沙寇鄧茂七猖獗。尚初奉檄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人。明年寇逼境。守將不敢禦。尚初率民兵討之。拒于古陵坡。中流矢卒。郡人立祠祀焉。南昌府志

剛方廉謹。士君子所難。熊以吏員而能兼之。尤不易得也。監軍討賊。不旬日而降者甚多。其威信遠矣。使非中道蹉跌。勲業豈可量哉。

胡昺字宗器。福州侯官人。總角穎悟修潔寡言。其父嘗曰兒不凡。宜以學顯。因資遣之。昺既遊庠序。未幾棄歸。時憲府謀辟從事。諸從吏相與言如胡其不宜掾耶。得胡掾者宜增重。爭羅致昺。昺之在憲署也。志

弗為貶。益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僉憲分司于泉。孫兇惡而貪饕。莫敢與計事。前後從吏。不相能者。反為所中。禺摘其奸利亂法。詣闕飛章劾之。孫竟得罪。諸長佐每視禺盱眙曰。斯爽胸藏陽秋。吾可弗自檢哉。由憲府三最。內遷叙用。禺為主掾。掌牋奏。識典故。以決群疑。咸服其能。會尚膳監選清慎吏。遂得官七品。階從仕郎。禺晨入暮出。進止有常所。既執禮度。而儀觀清偉。青宮見而咨羨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于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如也。退直無事。焚香振書。衣冠兀坐。神情翛然。如在物表。賓客非故知。莫與往來者。蓋在兩京。獨處者十

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掾曹名臣錄

吏長官者也。苟能正直無私。則官反長吏。以是知公道在人。不以勢位殊也。觀胡君之居官清慎。雖有儒者之風。又非徒以強幹為能者。賢者之不可量如是哉。

曾仍字弘宗。福建莆田人。六歲失怙。日夜泣。水漿不入口。比長。禮度循習。應辟為藩臬從事。矢心任公。持法惟謹。方伯廉訪而下咸器愛之。既事。得冠帶待次銓曹。時知府林懋。知縣張朝敘諭黃進相繼客死于京。仍悉為之棺殯經紀倉猝而不愆於禮。教諭病且草。囊白金三十二兩。置仍袖中。曰。僕輩非所託。其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以虞患不他告。久之。完金授其子曰。此屬纊時寄也。鄉翰林學士林瀚菴聞之嘉

其誼。語同列曰。掾之行。顧爾吾儒庸有弗及者乎。遂相與定交。任浙江小鹿巡檢。屬歲饑民多亡匿為盜。仍安輯勞来。伺其長而尤者逮致之。發摘如神。盜用遁去。境賴以不擾。越三歲致政而歸。同上

居家而孝。從事而忠。人方攫金。此獨還金。不欺暗室之中。克敦友朋之誼。居然聖賢一路人。林學士謂吾儒有弗及。信然。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畧。由掾史見知于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中。閩賊猖獗。命寧陽侯陳懋往討。尚書金濂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請以自隨。軍中事宜。悉以委之。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

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中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貴州邊倉侵糧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不逾月。積弊洞徹無遺。且立法以為治規。時苗賊作亂。本道遺書總兵官李貴。貴如計討平之。奏上其功。本道曰。吾職在糧儲。用兵乃分外事也。固止之。竣事還。上嘉其廉能。進戶部侍郎。總督糧儲興利除弊。上復賜二品服以寵異之。同上

按史嗜學有才略。屢贊軍務。著績邊疆。經濟卓然可觀。尤難得者。能活脅從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救濟宏多。陰功莫大。宜其以小史而位躋卿貳。名垂史冊也。

賈斌。商河人。山西都司令史也。景泰時。懲王振蒙蔽

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書。斌乃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為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為鑒戒者附焉。乞命工刊布。禮部以其言當。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聞。明史

有明閹寺弄權。流毒最酷。景泰時雖懲王振之事。大闢言路。而根本未拔。餘鋒方張。斌以一令史抗疏直陳。且以古來忠臣義士。及宦官之竊政者。臚列以獻。深得古大臣忠君愛國之體。惜其書未得刊行也。

廣東吏張驥。以詿誤為布政使陳選所黜革。時番禺知縣高瑤。發市舶太監韋眷通番贓巨萬。選以聞。諸朝。眷挾恨。因誣奏選瑤朋比為貪墨。詔遣刑部員外

李行岡廵按御史徐同愛訊之。眷意裴必怨選。引令誣証。裴堅不從。訖裴拷掠。終無異詞。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孫俱被徵途中。選病。行阻其醫藥。竟卒。裴聞選死。上書為選訟冤。其畧云。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啖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考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家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于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含屈。而為聖朝累也。書雖不報。天下高其義。同上

官衙胥吏。凡被官司責革者。官司去任。摘其短而飛誣之。兒中豈復有是非公論耶。騃被選黜及選被誣引之聚為誣以常情論此正可報被怨之時況重以中官之權勢乎。乃聚誘之以利不動齊之以刑不役目保頒正論為選身後訟寃彼亭行除同愛固所稱士大夫也而枉法媚奄顛倒曲直有愧于發文矣發以被黜小吏所上一書藏在正史奕世傳誦豈非偉然丈夫耶。

張昭天順初為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甫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褰席。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可為痛哭者也。望陛下

川和省之費。盍以府庫之財。急遣使賑卹。庶饑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已能遣官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同上

點為衛吏。而能極陳災傷之狀。俾人主好大喜功之思。識見閎遠。詞義激切。當時廷臣。愧此多矣。民間之困苦。摹寫曲盡。讀之驚心慘目。與古之繪流民圖以獻者。寧有異哉。

餘杭蔣嘉家貧。棄儒從刀筆為郡吏。藉之養親。事祖母繼母至孝。人以寃苦投。無不救解。成化二年。一夕暴卒。至廣廷中見主者呼曰。汝壽當終。念汝事親純孝。篤性懇至。況復公門積德。許回生。增壽三紀。夫公門案牘。奉公守法。勿以賄賂未得。置而不行。勿以舞文弄法。乘威嚇詐。加意苛求。勿圖報。勿務名。勿辭難

勿始勤終怠。耐心委曲成就而後止。若力量不能亦要勤勤懇懇使寸心無愧。爲拯彼患難全彼身名。救一命活一家。不特一人所關。實其祖宗父母相延之興廢也。況鍾九載黃堂。政治丕顯。徐晞財色不苟。濟困扶危。歷官二品。楊旬臧因積德于李大魁。皆棄牘中所爲得此顯榮特報。則而效之。福報不爽。嘉以此言敬錄于廳事。其後濟人益力。由吏曾辦事得閫文襄之舉。歷官憲副。子儼登第。儔鄉舉。俱名儒。嘉壽至百歲。

蔣君爲吏。敎孝積德。死而復生。爲善之報。已云不爽。尤可異者。至者所言。入情入理。步步着實。覺牘中有許多方便利濟之道。隨人可行。隨地可施。實公門中萬金良藥也。蔣君因此益加力行。遂以

啟富貴顯榮之報。願為吏胥者。將上者此言。閱之辭間。以為朝夕之警焉。

商輅之父。為嚴州府吏。平生周急濟危。容過憫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嘗勸群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因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遥見吏舍有光。翌日問群吏家夜来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子必貴。命抱来看。看訖。命張黃羅傘伏送還家。即輅也。後三元及第。人生必讀書一人之施濟有限。能勸群吏人人為善。方是無量功德。人徒羨三元為曠世所希。不知皆其父自為府吏時。積累所致也。

顧芳。弘治初年間。為太倉吏典。凡迎送官府。停泊于

城外賣餅江溶家。後溶被盜誣。至下獄。芳集衆訴其寃。遂得釋。溶以貧不能報。願將十七齡少女送顧芳為妾。芳固却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後江溶益窘。鬻女于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顧偶坐前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其貌。似昔日恩主顧芳。使婢問之曰。君得非太倉顧提控（明制。一品衙門吏曰提控。）乎。顧曰。然也。夫人跪而拜。乃言曰。是吾恩主也。吾受君之賜。復賴其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上其事于朝。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芳禮部

儀制司主事。生三子皆中高第。享年百歲。同上

明其寃而卻其報。全是一片至誠之心。何嘗逆料此女之必貴。且有相遇之日哉。惟無望報之心。而後之獲報乃愈奇。甚矣善事之當為。天道之不爽也。

王文莊公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以貧依親屬為府史者。從治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嘗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居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于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為己任。崇奬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

黨。唯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近古錄

士之能書而貧難自給者。為人傭書。猶是以筆代耕。覘田餬口之事。如令之貼寫清書。皆此類也。此中豈無有志之士。毋遽目為賤役。凡夫事也。文莊公之志行卓卓。何嘗以傭書藉為貶損哉。

鄭其。號樂泉。福建莆田人。父珏。郡學生。將貢而斥落。為藩司吏。官龍泉典史。九載滿職去。有惠政民懷之。樂泉事父孝。長遊燕趙間。遇賊以巳金予之。而完鄉人所寄之金。寄者請分幽卻不受。同上

明制生員被黜者。罰充書吏。鄭以微員而有惠政。且所去見思。愈于坐斗一權。無所短長者矣。孝子義其流澤豈有既耶。

蔚能。陝西朝邑人。起家吏員。由光祿寺典寺卿。進禮

部右侍郎。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臠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疏。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降官未嘗有後言。藏書

事當群情畏避之地。公道一時難明。有人能擔當一分。則受庇者不少矣。蔚公只此一節。亦足知其平日為吏。存心利濟。非沾沾一身之計者也。

楊自懲鄭縣人。初為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刻。自懲常為寬解。不使含寃。日久。令大信之。家甚貧。私遺一無所受。而囚人在禁無食者。撤己食之粥以濟之。令鞫事常怒一罪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何況于怒。令為之霽威。生子守陳。吏部

侍郎諡文懿次子阯吏部尚書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今科第猶綿綿不絕此上天福善之不爽也迪吉錄

一片哀矜惻怛之心隨處而施故能使大令信服而全活甚多宜子孫之昌盛也為書吏而欲昌厥後當以此為法

黃岡王思旻為縣刑房吏有被盜誣者陷獄中王心知其枉力言于令獲釋思旻後以三考為泰州判官歲大水值巡方御史至思旻具饑民冊求請發賑御史弗許王抱冊投水中御史憫其意令人急拯之允所請丁憂歸卜葬山中見一處形勢完美恐不能得徘徊久之遇前被誣者曰此非王恩人乎何為至此

語之故。且指其處曰。此我家山也。吾荷再生恩。豈惜此一抔土乎。遂扦葬焉。孫濟進士。官參政。曾孫廷臚官大司寇。廷陳官翰林。與李夢陽何大復等號稱嘉靖七才子。至今科第聯綿。黃岡縣志

王之脫人于獄。特心知其宄而白之。非爲買山計也。其人雖感激。亦不知此小之可以報王也。十餘年後。兩相需而適相遇。以冥冥中有陰相之者。語云。陰地由于心地。于此益信。身在官衙。此等被經于滄之事。所見不少。點惻然動念。爲之解救。培此方寸善地。比之百般計巧以圖吉壤。不且遠而有獲耶。

徐一元字在川。崑山人。任交河主簿。先曾在嚴文靖公幕。因三吳大水。爲草疏上之。得請全活數百萬人。後子孫皆貴。至五世孫乾學庚戌探花。秉義癸

歴探花。元文。己亥狀元。同胞三及第。從古未有。人以為世德之報云。配命錄

玉峯徐氏。兄弟甲科。一門鼎盛。其先世積德行善。定非一端。此事載配命錄中。與宗乘相合。尤信而有徵者。故并錄之。以為世勸。凡地方水旱災傷之事。動關民命。官司雖有職掌。而心力或不周。身在公門者。果能盡心籌畫。力圖救濟。雖無顯名。必有厚報。此正所謂陰德也。

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襲蔭指揮繫冤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以為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揖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錦月林二

救人之冤甚力。却人之女甚堅。掾吏中之忠信而正直者也。子中大魁。而若或示之符契。正以見天不負善人。今雖未嘗告人之言。鬼神無不聆識之也。

徐珪。應城人。為刑部典吏。先是千戶朱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于樂婦張。紿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工袁璘所。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于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冤于鵬。而令張指女為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讞索女皇親周或

家無有。復命大臣及錦道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欺蔽。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譖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尉及此女于市。謫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冤。臣一介微軀。知禍必不免。願與其死于東廠鎮撫司。孰若死于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帝怒下都察院考訊。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時孫磐以

進士觀政在部上疏。謂近諫官以言為諱。而非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珪後以薦授桐鄉丞歷贛州通判。以平盜功。擢知州。明史

直道自在人心。朝野豈無公論。惟持祿保位之心勝。遂致依違顧忌。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徐君一刑胥吏耳。絕無顧忌。痛切指陳。存天下是非之公。正國家刑罰之失。典吏之名。榮于公卿臺諫矣。

吳成器休寧人。由小吏為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剽會稽。為官軍所逐。走登龕山。成器遮擊盡殪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旋授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畧。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于其戰處立祠祀之。同上

成器。禦寇立功。居然將帥之才。而出身亦出小吏。是胥曹中不惟可以習吏治。并可以講武略也。其所以每戰必克。士民愛慕者。尤在于秋毫無犯。孰非本平日好行方便。不肯妄取之心。所推而暨之者乎。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為倉老人。受郭其交代。皆平斛。及後滿而代之者。荊其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于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克溢。漸逼卧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為忠厚之報云。隴蜀餘聞

當含冤莫訴之時。而鬼神為之默濟其厄。忠厚之報彰彰若此。世有為善不免受累。而天獨巧于相報。皆此類也。

萬曆間。增城縣獄卒名亞𤞑音如阿来者。素稱樸健。值臘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聲聞于外。亞𤞑亟止之。問其故。衆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𤞑俯首良久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齊来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来。我亦死。爾来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来。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濶踈。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失一人。亞𤞑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逝。獄衆感德。浣濯其體而

加漆焉。以其事言于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為縣獄之神。今肉身尚在獄中。腯腍

以獄卒而繫囚。雖不可為訓。然其輕視一己之死。而切于救眾人之死。則固仁人義士之所存心也。以視凌虐囚徒。因而為利者。何啻什伯哉。

江陰門軍張旺。恨一讐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有畫師吳碧山未寢。閒步履巖。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旦叩其故。旺曰。我恨其不能已。本欲焚其室。既而默念寃寃相報。將無已時。故止。旺自是猛然回首。棄家入山修道。遂證仙果。丹桂籍

一念殺機萌。鬼隨之。一念悔悟。吉神導之。公門中人常作是想。則欺人害人之心。作發即止。雖木[illegible]

躡道登仙。而轉禍為祥。逢凶化吉。所得已多矣。

櫟陽尉郭鄰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疎斥。每因儀時見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却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同上

災耗二物竟至有形可見。令人處此。必思所以祈禳之術。豈知悔過遷善。遂不饑相犯。所謂人有善念。吉星照臨者也。吏役中有機巧過人。而動遭刑辱。困窮不免者。焉知非二星作祟之故。尚其以改行從善。為祈禳之上策乎。

潘奎為本郡掾。慈仁好拯物。太守御下嚴。胥吏無敢啟口。有豪甚殘暴。往往誣陷殺人。賄諸役煅鍊。人無

敢辯。一日當審錄，退奎伏地，為諸囚白冤，并數豪不法事甚具。守乃覆訊得實，悉解放，捕豪下獄。後奎於吏舍生子，守夢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醒而念曰：有德者必有後，是潘奎家也。月給粟周之。所生子即尚書恩也。江南通志

鄉豪之誣陷良善，惟恃錢多足以餌吏胥耳。使吏胥盡如潘也，雖錢如山積，技何所施。潘真仁人也，義士也。雪冤枉，除民害，功德最大。神物降生，克昌厥後，夫復何疑。

朱仲南為縣主刑吏。景泰末，無錫大饑，民無食者群聚而之有穀之家强貸焉。有穀之家指為盜，上之郡。郡守擬以辟，仲南爭之曰：法當笞足矣。守怒其徇，榜掠甚毒，嚴訊至再，無異辭，獄以不成。英宗復辟，諸囚

邀赦出。仲南曰。我為小吏。活三十六人。亦可以無負矣。遂解役歸。同上

強貸有應得之罪。坐之以盜。則失入矣。仲南揆情準法。執之甚堅。甘受榜掠而不辭。即使終不憖愸。而在我之心已盡。可無愧于三十六人也。主刑之吏。均當以此為法。

李太宰邦彥父曾為銀工。或以為誚。邦彥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智囊

銀工之子為相。此必其能行善事。積有陰德。與尋常業治惟利是計者不同。此正可為白屋出公卿行善復美報者立一榜樣。世人遇此。往往不稱美之。故法之而居有薄之。讀意何所見之謬也。胥吏之後。不賤于銀工。而以之書識字之人處。是非法紀之地。苟欲為善積德。較之一手藝人更易推廣。試觀古今來。祖父為胥吏。而子孫登科第作公卿者。在在有之。三復李母之訓。當益思其致此之由。

而厚自培植也。

方麟號節菴。蘇州崑山人。棄舉子業為商。未幾棄商為郡從事。即府吏也。其友怪而問之。方翁曰。子烏知士之不為商。不為從事。而為商與從事之不為士乎。會歲歉。盡出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為。榮以冠服。選授建寧州吏目。方翁不赴。惟竭力農耕。殖其家。樂善好施。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志節軼然有聲朝宁。顧太史九和云。吾等見翁與二子書。亹亹皆忠孝節義之言。出于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其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而已。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勢利以相驅軼。于是有

歆士而卑農，榮官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財罔利有甚焉。方翁士商從事之說，隱然有當于古者四民之義。是以二子皆敦古道，敏志于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也。王陽明集

論：尋常擇術，郡吏不如為商，商又不如為士也。然苟以濟世為念，則又不在此論。如方翁之棄士商而為郡吏，豈知其有益于人，乃在士商之上耶。得陽明之論，可以動世之為郡吏者，吏可以挽世之為士商而不如郡吏者。

吳江朱大經，錄吏員，任倉大使，甫半歲，乞歸，訓蒙度日，取予不苟。令公劉琦俊訪求邑中善士鄉耆，或以大經對。公書匾具禮，[illegible]養民官，旌其廬。近古錄

由吏員而得官，人所視為進身媒利之階者也。乃不半歲而乞歸，其志遠矣。苟無善行，何足動有司。

之景慕也。以塵埃趨走之吏。為矜式一鄉之人。是故君子貴乎自立。

段常。浙江鄞縣人。初為功曹掾。有患疫癘者。衆徙以避。常曰。夫舍中人皆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昵也。素不貞潔。衆疑之。常每往。必與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蘭谿。晨出。路遺一青布囊。中有金也。歸而懸諸廨舍。往跡其人于亡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辟而遺之。死無償矣。常即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為謝。常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後奉化尹曹。蘭谿尹唐。同食于棘闈。談及段

掾事。歎曰。孰謂世無好人哉。同上

此種居心行事。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雖以掾吏終身。而聞其風者。足使貪夫廉。薄夫敦。其功不在寬惠下也。

韓樂吾名貞。字以中。興化縣人。陶甓為生。居破窯中。受業于心齋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久之學有得。以倡道化俗為任。無論工賈傭隷。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鍰。受米而還其金。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輔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令撿素牘稽之。果然。蓋敬禮焉。號曰樂吾。從祀鄉賢。觀感錄

樂。吾一室匠耳。而曰講學以倡道。人羣不異而笑之。令觀其因人誘誨。從遊者化而善良。與居者均無訟獄。則其功又豈在講學者下哉。吏胥託身官府。苟能隨事勸懲。為之解紛而釋怨。其人之樂從而有益也。又豈在室匠下也。

李可從字信吾。陝西盩厔人。慷慨有志畧。充才官。明季闖賊犯河南。信吾倡義勤王。隨督師汪喬年監紀孫兆祿討賊。臨行。抉其一齒留其家。與妻訣曰。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憶我。有齒在也。賊陷襄城。信吾從汪公抵死出敵。汪數目之。曰爾何官。信吾曰。才官耳。願效死命。汪奇之。城破。汪自刎未死。罵賊被磔。孫亦被執。賊方加刃。信吾以身蔽翼。遂同遇害。其子顯招魂葬于西郭。襄城人為表其墓曰義林。顯孤貧

能自立。講學明道。嫁起關中。為理學宗工。時賢達皆尊師之。即所稱李二曲先生也。李氏家乘襄城之陷。一時三師。望風而靡。信吾以嘗卒捍衛督師同死王事。襄城士大夫招魂以葬。私謚忠武有以哉。有子二曲。讀書行孝。蔚為儒宗。雖未仕宦而顯親揚名。莫大乎是。所以報信吾者。不亦厚與

李珠字明祥。泰州人。充州吏。事州守王瑶湖。聞學有感。勇決嗜學。躬體實踐。久之名聞遠邇。士大夫異其為人。爭相褒美。珠遜謝不居。惟以集人為善為功課。一時州縣吏書皂快。感化遷善者甚衆。有欲棄役就學者。珠曰。苟實心為善。在公門尤易施功。何必棄役。聞者歎服。珠事親極孝。母歿不能葬。及期數日前。啟壙得天全錢百緡。珠號天泉。適與錢合。人皆以為孝

感所致。後配享崇儒祠。李二曲曰。道無往而不在學無人而不可。苟辨肯心。何論儔類。若明祥者可以鑒矣。安得各衙門吏書盡如明祥之慷慨篤信。則有益于官民。有造于地方非少。孰謂公門非行道之地耶。

觀感錄 善莫大于及物。德莫厚于感人。而能感官衙之合使之共遷于善。此中所全更多。益勝于享高爵厚祿。不能有所化導者多矣。奚必棄役而別求利濟哉。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為戍卒。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公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開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為畏友。有疑與討論焉。遂彈

力就學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曰。吾軍士也。名役則可。若以為師。師豈可名哉。聞者歎服。侯遂親送二子于其家以受教。嘗正冠婚喪祭之禮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迨老。以父遊江南。歷險蹤訪。沒于揚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後崇祀鄉賢。李二曲曰。小泉先生崛起行伍之中。關洛閩絕詣以振頹俗。遠邇嚮風。賢愚欽仰。思菴薛子。不遠數千里從之學。卒得其傳。為一時醇儒。其後呂文簡公又問道于薛。以集關中大成。淵源所自皆先生發之。有功于關學甚偉。然其初特一軍卒耳。甚矣人貴自

立也。（同上）廝養中有此大人物。可見人性皆善。力學在人。無人不可與講學。無能不可以為學也。始則為人所役。繼則為世所師。天爵尊于人爵也。凡役于人者。慎毋視為可以不學。薄待其身哉。

程品廬陵人。崇正間以吏員謁選至京。適武舉陳啟新以疏請罷科目考選。擢為吏科給事。品抗疏糾啟新。其畧曰。啟新非蔡科目也。是壞國體也。廢孔孟也。孔孟之書修齊平治之要。立身行政之本。忠孝節義由此而出。罷推知考選語尤不經。按臣巡方有入境。有考核。有復命。有歲參。有風聞。又有大計黜陟。法網不為不密。賢者自應選舉以風世。不肖者自應擯斥以示懲云云。（吉安府志）

程以吏員出身而力言混科目考選之非其心之大公無我已可槩見至謂孔孟之書為忠孝節義所從出是真讀孔孟之書而身體力行者莫謂吏胥中無讀書有得之人也

歐陽光任興國人為邑掾以公事至吉安拾遺金一囊守以待亡者訊得實完而歸之居家多賑貧乏掩枯胔鄉閭仰其善行激忘人自厠身公門每以詐以攘奪之遇一切復動念矣令獨拾金此而概其于衙門必之肯莫謂吏胥中無輕財好義之善人也

水林天下無不可取之財方將設貧乏急難之人則吏漢然不不昧又復賑貧乏掩枯骨所不肯為非理橫索倚勢害人

王璋字豐年浙江人以掾吏起家康熙時知興國縣精強有幹才政治多所興釐閩海降兵屯墾邑中璋條請按籍授田析置諸鄉俾不得聚處合勢卒伍有

究法者援律繩之皆斂戢不敢動以鹽政罣誤去後也并應耿逆煽起為寇驛騷者數年故老皆言使王侯無去當不至此也同上

以掾吏起家于民生吏治留心已久故為令多所興釐吏能約束悍卒以衛善良使故老思之不置可謂賢矣事在康熙間流風未遠尤足慨慕也

朱瑾字玉衡直隸肅寧縣人母早故事父能得歡心鄉里有孝子之目家貧棄儒業為府刑曹吏醇謹無欺為府官所信任交河縣貧民韓爵捨糞夜起遇群盜脅令負贓至廟中賊分贓畢以布衫遺爵誣為盜首縣擬重辟瑾廉得其情力請於府竟得開脫爵知之貧無以報將子女為奴婢瑾峻拒不納曰此官府

明察。我無與也。又本邑染布舖内殺人。縣吏視為奇貨，株連闔村。十家苦累不堪。瑾力言於府。立令省釋悉追償所費。被誣之村。至今尸祝焉。壽終七十。生三子。俱庠生。孫濶，庚戌進士。今任山西祁縣知縣。

執役官衙。宛見官府審理獄囚。有所若釋。方且懷為己功。乘機詐取。不肯索於事先。必受謝於事後。見拾糞被誣。闔村株累。實由瑾一言而釋者耶。力行救人之事。而不居其功。不受其謝。夫胸中有此真心盛德。宜其後嗣之克昌也。